

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

文 | 吳虹霏

這個展覽醞釀於自身告別青年、迎向中年之際，懷舊、焦慮與空虛的私密感受，與欲掙脫/迎合社會認同及理想的拉扯狀態。我認為，要處理自我與集體身份定位的深刻矛盾與失落，只能從身體的命題出發，特別是身為陰性的生命體，往往乘載太多包袱與宿命。

榮格說，當心靈的兩極面向在某刻相聚在一起時就會創造出新的場域，稱之為「對立事物間的張力」。請容我斷章取義逕下結論，這個介於內與外、自我與他人之間，時刻感受著斷裂與衝突的皮囊，就是讓我們必須不斷追尋存在意義的場域。

一踏入展間，我們就掉進了滿牆的血色的口。安娜·瑪麗亞·邁奧利諾的創作總提醒著人類那不甚體面卻莫名魅惑的身體現實——我們必須進食，正如必須排泄一般，like an animal。

〈內-外(食人)〉由八分鐘的蒙太奇影像組成，聚焦消化道的唯一入口，男人女人的嘴上具強烈象徵意味的物件——膠帶、線與蛋，吞吐中觸動情慾、窒息與咀嚼的原始記憶。巴西新具體 (Neo-Concrete) 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莉吉亞·克拉克(Lygia Clark)提出的「有機性」概念呼應前述榮格的「兩種極端的混合」¹。當外部現實與心靈嚮往出現極大斷層，反能擠壓出無與倫比的內在空間。這樣的空間迸發於邁奧利諾掙扎著學習新的語言(作為一位巴西與美國的移民)、爭取創作自由(作為一位獨裁政權下的藝術家)、與掙扎著實現自我(作為一位知名藝術家的妻子與孩子的母親)的時刻。這些破碎的、呻吟的發聲，拼湊出不知所云但能放任感官全盤體會的詩篇。

創作這件作品時邁奧利諾才 31 歲，與一牆之隔的倪灝年紀一樣。在隔了近半世紀後，巴西仍陷在政治經濟的動盪中並越趨往右，而年輕的倪灝已透過網路圖像的方式理解世界，熱衷鑽研暴力與機制主題的他，瀏覽到難民在鐵絲網築成的長牆下試圖越界的照片。除了以刀片刺網與布料、髮絲營造帶危險與疼痛感的身體意象之外，我傾向也把這系列作品理解成對體制的解構意圖，與對心靈牢籠的試圖翻越。

長牆從歐洲延伸到美墨邊境，太平洋的另一端，喬舒亞·萊波維茲埋首在電腦前研究美國各州的抗爭檔案，試圖理解極端右派的政治觀。這些人大多是與自己樣貌相似的白種男性，仰賴扮裝來建構雄性氣魄與鋼鐵般的意志。萊波維茲走出文化菁英同溫層，去認識、理解這些人的處境與訴求，再將這些盔甲穿上，試圖彌合分裂的兩個群體。而在高度表演性甚至帶宗教感的三連肖像面前，才徒勞發覺身體正是那道讓「感同身受」不可能的高牆。

¹ 在 1963 年發表的 *The Inside is the Outside* 中，Lygia Clark 提出有機概念為兩種極端的混和。

倪灝的鐵絲刺網、萊波維茲的盔甲與另一角落的〈我的盔甲〉有了精采的對照。同樣是金屬材質，卻不像對外的武裝而更像是某種內部力量撐起的印記。論自由的程度，整個展覽要屬石澤英子為最了，當她從東方禪宗與合氣道提煉出流動的世界觀，一切便通行無阻了。她依直覺信手拈來各種材質與色彩、繪畫可以是雕塑，是人也可以是動物。這些向內同時也向外揭露的面具與形體，既柔軟又暴力地打破自我與世界、身體與心靈的二分法。

菲利普·克雷默的大尺幅繪畫展現多個身軀交疊的性交場景，畫面是單一卻富含層次的泥土色—中性、既不聖潔也不墮落的顏色。來自公社(Commune)環境、從正規社會化過程逃逸的他，始終關注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關係。「聚會」系列從人物色彩豐富卻充滿權力關係張力的 *Basic Community* 系列延伸而來，卸下讓區隔成為可能的多樣性，開展僅以動物本能驅動，既純粹又和諧的人類互動風景，我們既是完整的自己，也得以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與他人相連。

對照邁奧利諾線串與雞蛋的母性經驗指涉，伊莉娜·布洛希雷斯的「聖母領報」系列中的母性空缺更顯得強大—我們如何看待沒有生育的女性身體？若天使加百列從未降臨在處女瑪利亞的面前，人類的歷史是否將大篇幅重寫？布洛希雷斯的漫長生殖療程終告失敗後，以挑釁的「母與狗」肖像揮別這段無比痛楚的生命經驗，取而代之「聖母子」的神性光輝的，是藝術家長年以來持續記錄自身由青春邁向衰老，讓觀者能在其中照見自己也有過的迷惘、悸動、失落與堅強，是真誠透明的人性之光。It's never divine, but so human.

拾級而上，五個閃爍的螢幕散落在展場各處，這是關於生命最極致的告別，由一個對此太有體會的藝術家娓娓道出。在南斯拉夫解體的 1991 年，布蕾達·貝班與伴侶展開了流亡，伴侶卻在六年後意外過世。她於 2000 年的作品〈我坐在床上等他的心臟停止跳動〉，紀念兩人短暫居所內空蕩的床與絕望的風景。十年後，藝術家拍攝好友們聆聽他們所選的葬禮音樂中的模樣，觀眾於是得以進入那些房間、短暫地共享這些陌生人預演的告別—有痛快的搖滾樂，有啜泣的哀歌，有放聲大唱的豁達，也有彘扭傻笑的矜持。儘管不若布洛希雷斯的身影出現在她多數的作品中，貝班用另一種方式面向她的宿命，並在那些搖晃的鏡頭倒影、朋友們信任的眼神中現身。

總結此展，七位創作者無論以自傳形式、換喻或是媒材形式的轉化，將身體的經驗與想像透過創作的勞動過程再現，就像生產出一具具的肉身，有著鮮明的個體個性，卻又能勾動集體的共鳴。就稱這些是透明的發光動物吧²，牠們嚎叫、獨舞、深入在黑暗中，鼓舞我們更確立自身存在的意義，與世界建立更積極的關係，在動亂未明中好好集體生活。

² 本展的英文名稱取自美國詩人托尼·墨菲特 (Tony Moffeit) 的詩作 *Luminous Animal*.